



A Year in Provence

普罗旺斯的一年

[英] 彼得·梅尔 著 王春 译



中青院 11 000651681

A Year in Provence

普罗旺斯的一年

[英] 彼得·梅尔 著 王春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普罗旺斯的一年 / [英] 梅尔著; 王春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1.5
ISBN 978-7-5442-5302-4

I. ①普… II. ①梅…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807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177

A Year in Provence by Peter Mayle
Copyright © Escargot Productions Limited, 1989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彩页插图选自凡高于普罗旺斯的阿尔和圣-雷米期间所创作作品。

普罗旺斯的一年

[英] 彼得·梅尔 著
王春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熊娉婷
特邀编辑 任国芳
装帧设计 王晶华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1千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7月第3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302-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从未改变的二十年

《普罗旺斯的一年》出版于一九九〇年，首印三千册，这在当时已是成绩不俗。这些年，它先后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全球畅销六百万册，真令我惊喜至极。

无奈的是，这激怒了那些纽约客、伦敦佬儿和巴黎上流社会的时髦人物，他们认定我在普罗旺斯的破坏浪潮中推波助澜。不过，他们并不曾长居于此，了解其实很有限，如何能下此定论，值得怀疑。即便如此，我还是受到极大触动，是啊，从一九九〇到二〇一〇年这二十年间，普罗旺斯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房价涨上去了，可是，像意大利、西班牙、佛罗里达以及曼哈顿的“肉库区”，还有其他所谓的理想居住地，房价不也是节节攀升？

吃住的地方，比起以前更多也更舒适：入选《米其林美食指南》

的餐厅随处可见，小酒吧和家庭旅馆比比皆是。葡萄酒品质远胜当初，几难辨识。换言之，你在普罗旺斯有了更多的选择，可变化也大体如此。

也许，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事情二十年来从未改变。乡村集市依然在贩卖新鲜食物，不理睬盛行的真空包装和杀菌处理。偏远的广阔乡野依然空旷纯净，没有遭主题公园、高尔夫球场和别墅区侵蚀。难得的还有那份安宁，你若有心寻觅，依然能享受到。而且，迥异于世界上其他风景如画的地方，发展和开放并未使普罗旺斯变得拥挤、乏味、平庸，它依然如往昔独具奇情奇俗：乡音依然浓郁，守时观念依然受到漠视，周末午餐依然要吃上至少两个小时。真是妙极了！

说起这二十年来我自己的变化，可谓微乎其微，性格依旧，习惯依旧。坐在书桌前，依旧抵挡不了趣事儿的诱惑：美酒品尝，声名鹊起的年轻大厨，橡树下采摘到新鲜松露的传闻，马赛昏暗的土耳其式浴室，村里恶作剧一般的滚球比赛，当然，还有咖啡馆露台上的日常见闻。但奇怪的是，类似远途旅行这样更显气魄的娱乐，我不再感兴趣。我哪儿都不想去，我在普罗旺斯就很快乐。我想，这就是满足感，我会永远感激这次文字抒写——《普罗旺斯的一年》，是它帮我收获了这份满足。

显然，如果没有读者，一本书就难以流传开来。我有幸遇到成千上万的热心读者，或面谈，或接获书信和照片。他们都带给我极大的快乐，有些还成了我的朋友。我尤感欣慰的是，他们背景迥异，有英国的年轻上议院议员，有中国的女兵，有监狱里的男士，有大

学的讲师，也有刚刚学会阅读的男孩——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别的读者，不厌烦劳写信给我，这些信件对我而言远比赞誉的书评意义深刻。因此，亲爱的读者，我谨在此对你们二十年来的善意和鼓励致以谢意，请你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January 一月

午后，树影筛出的阳光斜进半开半合的木制百叶窗，如同半梦半醒的眼波，那诱惑令人难以抗拒。

新的一年从午餐开始。

谈及新年前夜，我和妻子认为，年复一年毫无新意，不过是最末一刻的放纵与千篇一律的应酬。那些推辞不掉的酒宴，以及午夜时分传递祝福的祝酒和亲吻，简直令人沮丧。恰在此时，我们听说，几英里外拉考斯特村的施米雅那餐馆将特供“新年午宴”以饗多年的忠实顾客。六道法式大菜，粉色香槟佐餐，以这样一顿午宴来揭开未来十二个月的序幕，似乎更舒畅。

十二点半的时候，这个石墙小餐馆就座无虚席了。座位上明显是一群饕餮食客，由壮硕的身材可以看出对美食一贯心怀狂热追求，估计每天在餐桌上至少要消磨两三个小时。他们都是全家出动，神情专注，安静地等待着法国人最为心仪的就餐仪式。餐馆老板虽说身形庞大，穿梭于餐桌之间却不失优雅，显得游刃有余。今天这个场合，他特意穿了一件烟熏色天鹅绒上装，并系了领结。唇上那两撇小胡子，如同涂了发蜡油光可鉴，随着他宣读菜单时热情奔放的

面部表情而舞动。“鹅肝、奶油龙虾、牛肉脆饼、橄榄油沙拉、精选奶酪，还有甜点啊，松软细腻、入口即化！”他哪里是在报菜单，分明在唱一首美食咏叹调。只见他就这样一桌一桌旋过，不时像歌唱家一样亲吻自己的指尖，我真担心他的嘴唇会磨出水泡来。

终于，一道道法式大菜端了上来，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眼球，“祝您好胃口”的问候逐渐平息，餐馆里一片静谧而友好的气氛。我与妻子一边进餐，一边回忆起以往在英国度过的新年假期，那里的一月可是阴霾蔽日。很难想象，这里竟是蓝天艳阳！当地人不断向我们解释，这样的晴朗天气一点儿也不奇怪。是啊，这可是在大名鼎鼎的普罗旺斯！

每年两三周的休假一开始，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赶赴与普罗旺斯的约会，享受几天温暖明媚的阳光。离开时总是无限怅惘，顶着晒脱了皮的鼻头发誓：总有一天要来这里定居。在英国漫长灰暗的冬日和潮得发霉的夏日，我和妻子无比向往地欣赏着在普罗旺斯拍的照片，神游于乡村集市和葡萄园间，梦想着在洒满床头的阳光中悠然醒来。最终，我们听从了心灵的呼唤：在普罗旺斯买下房子，开始学习法语，还将两只爱犬船运过来，向过去挥手告别，做起了这里的异邦人。梦想成真，我们仍不时地感觉有些惊讶。

是啊，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几乎算是冲动之举，而“罪魁祸首”就是那栋房子。我们与它邂逅于一个午后，到了晚餐时分，心儿就再也不肯离开了。

房子地处两个中世纪乡村——梅纳村和博尼约村之间一道土径的尽头，土径两边是樱桃树和葡萄园。其实，它不过是一所农舍，

由当地人就地取材建造而成。墙石历经两百年的沧桑，显出一种近乎浅灰与明黄之间的颜色。十八世纪随意搭建而起时，它还只是一间小屋，后来随着一代代人添丁增畜而逐渐扩建，如今已成为一栋外形不甚规则的三层建筑。虽说历史久远，房子的每一部分仍旧牢固结实，就连从酒窖到顶层的螺旋楼梯都是用厚实的大石板铺砌而成。某些墙体足有一米厚，完全可以抵御寒冷的西北季风，据说那风猛烈得可以吹掉驴子的耳朵。房子后面是带围栏的庭院，再远处则是用白石板铺就的游泳池。房前屋后共有三口水井，掩映在遮天蔽日的庭荫树和挺直的翠柏下，此外还有一丛丛迷迭香和一棵高大的杏树。午后，树影筛出的阳光斜进半开半合的木制百叶窗，如同半梦半醒的眼波，那诱惑令人难以抗拒。

时下法国的房地产开发火热得有些失控，幸运的是，我们这栋石屋未受侵扰。只要建筑法规允许，法国人就乐得到处搭建别墅，有时甚至在禁止开发的地方也敢斗胆触犯规定。像如此美丽淳朴的乡间小镇，他们尤其惦记在心。我们到过古老的集市小镇艾普，见识过法国人如何蜂拥而至，在周边盖起大量盒子模样的水泥房，那种青灰色真是难看，无论怎样风吹雨刷都洗不掉。法国的乡间地区很少有能逃脱厄运的，除非政府明令禁止开发。万幸的是，我们这栋石屋就得天独厚地坐落在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区内，这可是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圣地，混凝土搅拌机是近身不得的。

石屋背倚拔地而起的吕贝隆山，此山高达三千五百英尺，由西向东绵延起伏四十多英里。杉树、松树和胭脂栎终年繁茂翠绿，为野禽和山鸟提供了安全的栖息之所。树下岩间长有野花、麝香草和

薰衣草，还有蘑菇藏匿其中。晴空万里的好天气，登到峰顶极目远眺，可以看到山的一侧是阿尔卑斯雪山的美丽风光，另一侧是地中海的一片宽广蔚蓝。山里终年静谧无人，假如有兴致漫步八九个小时，途中也不会看见一辆车或一个人影。如此一来，我们的后花园仿佛外扩了二十四万七千英亩，成了狗儿撒欢的乐园，外来者入侵的天然屏障。

我们发现，邻居这个概念在乡下远比在都市显得重要。你如果住在伦敦或纽约的公寓里，即使与一墙之隔的邻居相距不到六英尺，也可能一年都说不上一两句话。在乡间，最近的邻居也远在几百码之外，却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你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假若你碰巧是个外国人，还有那么点儿异国情调，他们对你就愈加兴致盎然了。再假若你不但买下了房子，还承袭了这里富有传统、技巧精细的农耕方式，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和决定绝对关乎另一个家庭的幸福大计。

房子的卖主介绍新邻居给我们认识，大家共进晚餐。聚餐长达五个小时，所有人都表达了无比友好的祝愿，只是我和妻子听得懵懵懂懂。讲的倒是法语，但不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学来、在录音带里听到的那种。这是一种浓重而浑厚的方言，从喉咙深处发出，一路攀升通过鼻腔，最后由唇间喷薄而出。这绕来绕去的普罗旺斯口音，我们只能听出个大概：demain 发音为 demang，vin 听起来像 vang，maison 干脆就是 mesong 了。如果语速正常，也不外加修饰音，理解起来倒没什么困难，但问题是他们一开口就像摁动了机关枪，还常常在句尾增加一个元音以示祝福。这样下来，就连“再来点儿面

包”的入门级日常用语，我们听了都要愣一下。

虽然听邻居说话的时候有些如坠云雾，却能明显感觉到那份友善和幽默。亨丽埃特皮肤棕黑，样貌迷人，笑颜频露，说起话来语速飞快，如同一个短跑选手，一开口就要冲向句尾。她的丈夫福斯坦——或者福斯唐，这名字到底如何拼写，让我们纠结了好几个星期——身材敦实，个性温和，举止言谈更显和缓从容。他在这个山谷里出生，一辈子都不曾离开，可能也将终老于此。他的父亲，安德烈老爹，就住在他们隔壁，据说八十岁时猎到一头野猪，就此告老封刀，闲来无事就骑着自行车四处闲逛。他每周两次骑车进村，一来采购杂货，二来顺便搜罗搜罗新鲜事儿。这一家人看上去其乐融融。

他们对我们的到来很是关注，不仅仅因为两家即将比邻而居，还因为潜在的合作关系。透过葡萄美酒和浓浓的烟草味，还有更浓的乡音，我们终于弄清了原委。

我们连房子一起买下的六英亩地，一直种植葡萄，多年来都依照法国传统的租佃法管理——地主出钱购买葡萄藤和化肥，由佃农负责种植、喷射农药和剪枝；葡萄收获之后，佃农获得三分之二的盈利，地主分得余下的三分之一。土地如果转手，以前的契约需要重新修订，这就是福斯坦一家关心的事情。当地人深知，外来户来吕贝隆山区购置房产，大多当作别墅以便休闲度假，曾经的良田因此被修葺成精致的花园。甚至还有人拔掉葡萄藤，建起了网球场。网球场！怎么会有人用珍贵的葡萄换取在烈日炎炎下追逐一个小球的奇怪乐趣？福斯坦耸起肩，两道眉毛高高挑起，一脸难以置信的

表情。

其实，他们毫无担忧的必要。我和妻子喜欢葡萄园，喜欢看葡萄藤井然有序地攀爬在山丘上，喜欢看藤蔓由春天的鲜绿转向夏天的深绿，再过渡为秋天的橙黄与褐红，喜欢看剪枝季节枯枝燃烧出的蓝色烟霭和冬天光秃秃的土地上残枝的倔犟身影——这里就应该是葡萄园，而不是什么网球场或漂亮花园（当然，我们的游泳池也一样不属于这里，不过还好，它没有占用葡萄园的土地）。更不用说，我们还期待着收获葡萄酒呢。现金和葡萄酒，可以任选其一作为租金，而一般的年景都可分得近一千升上等葡萄酒。有鉴于此，我们操着磕磕绊绊的法语，尽可能让福斯坦明白我们强烈的续约意愿。他的脸上顿时光彩四溢。在他看来，我们两家往后肯定能友好相处。说不定有一天，我们还可以自由无碍地聊天家常呢。

施米雅那餐馆的老板站在门廊处向我们表达新年祝福，还不时地灵活闪身，给出入的顾客让路。我和妻子站在窄窄的街道上，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

“天气很棒，是不是？”他夸张地挥舞起裹着天鹅绒袖子的手臂，整个村庄、萨德侯爵城堡遗址、远处的群山和晴朗的天空尽在这一挥之中。这看似随意却包揽一切的动作，让人感觉他指给我们看的不过是自家院落的一角。“能住在普罗旺斯可真是福气啊。”

此言非虚，住在普罗旺斯可谓一种莫大的幸福。如果这里的冬天也是阳光明媚，我们从英国带来的防寒衣物——棉靴、棉衣和厚毛衣什么的，就全无用武之地了。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浑身暖洋洋，

肚腹圆鼓鼓，开始盘算再过多久就可以游今年的第一场泳，而想到此时还有人可怜地忍受着天寒地冻的煎熬，不禁沾沾自喜起来。

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千里之外一股西伯利亚寒流正急速涌来，完成南下之旅的最后冲刺。这西北季风我们早有耳闻，其威力令人畜皆胆战心惊。只不过由于是自然力量，人们也奈何不得。大风袭来，动辄刮个十天半月，大树被连根拔起，小汽车被掀得底朝天，玻璃窗噼啪碎裂，电线杆被拦腰折断，甚至还有老太太被刮进阴沟。它如同冷酷恶毒的幽灵，尖啸着穿堂入室。人们在这种恶劣的天气很容易感冒、牙疼、头痛，甚至无心工作、与家人争吵不休——总之，所有怪罪不到政府头上的问题都有了根源。普罗旺斯人常常以一副受虐狂似的表情，颇为骄傲地宣称这些都是该死的西北季风的杰作。

高卢人典型的夸张表达，我们私下里认为。要是领教过从英吉利海峡刮来的疾风，还有劈面横扫过来的暴雨，他们就知道什么是狂风的厉害，也就不会这么吹牛了。不过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我们还是认真地听着，并不时装出无比震惊的样子。

结果，大意的我们被这一年的第一场西北季风打了个措手不及。大风咆哮着直冲罗纳河谷，一个左转弯，迎面撞在我们石屋的西墙上，其威力之大，竟一把扯掉一扇因疏忽而没锁牢的窗户，甚至差点儿掀开屋瓦甩进游泳池。二十四小时之内，气温骤降二十度，先是零度，随后是零下六度。据马赛气象局报道，风速达到每小时一百八十里。妻子穿着棉衣在厨房里做饭，我则戴着手套打字。我们不再讨论什么时候游第一场泳，而是巴望着能赶紧安装中央供暖系统。一天早上，屋外似乎传来树枝折断的噼啪声，后来却发现

是水管无法承受彻夜冰冻的压力，一根接一根爆裂了。

爆裂的水管悬在墙上，塞满冰块膨胀起来。水管工曼尼古希先生赶来救急，他绕着迸裂的管道，以专业的眼光观察了一番。

“哎呀呀，”曼尼古希先生一边感慨，一边扭头招呼他称为“年轻人”的学徒工，“哎呀呀，你来瞧瞧是怎么回事儿，年轻人。这管子居然没有包隔温材料，就这么光秃秃的，完全是蔚蓝海岸的那套做法。在戛纳、尼斯的海边城镇也许还奏效，可在这里嘛……”

他从喉咙里咕哝出很不以为然的咯咯声，又将手指伸到年轻人的鼻子前左右摇晃几下，以强调沿海地区的暖冬与此地酷寒的区别，然后猛地拉下羊毛软帽，罩住了耳朵。曼尼古希先生矮小结实，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天生一副水管工身材。有些狭小的空间，高大笨拙的家伙无论如何也没法挤进去，他却可以进退自如。此时，学徒工正在支焊灯，曼尼古希先生在这当儿给我们讲起课来。接下来的一年，他还会发表很多类似的演讲，我也越来越有兴趣当听众。这一次，他从地球物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普罗旺斯的冬天为什么一年比一年冷。

在普罗旺斯人的记忆里，这接连三个冬天真是前所未有的难熬，连颇有些年头的橄榄树都冻死了。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太阳不出门，灾难会降临。那么，冬季持续变冷的原因是什么呢？曼尼古希先生象征性地给我们留了两秒钟时间思考，然后热切地进入了演讲主题，还不时用手指点点我，好让我集中注意力。

原因很简单，他说，西伯利亚寒流南下普罗旺斯脚步加速了，很快就直达目的地，途中根本来不及变暖。其中的缘由，不外乎就